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平妖傳

第二十三回 蠹憨哥誤上城樓脊 費將仕撲碎遊仙枕

駿馬慣馱村漢走，巧妻專伴拙夫眠。 姻緣都是前生債，莫向東風怨老天。

話說胡永兒夢見聖姑姑騎鶴而至，叫聲：「我兒！聞得你嫁了新郎，特來看你。」永兒便把心中苦楚告訴了一遍。聖姑姑道：「你終身結果，自在貝州。這裏原非你安身之所。」永兒道：「奴家只今日便跟了娘去罷！」聖姑姑道：「宿債未畢，還不是脫身的時候。」永兒道：「奴家與那瘋子有甚宿債？」聖姑姑道：「你前生做我的女兒時節，我同你到劍門山關王廟中避雪。有個年少的道士名喚賣清風，與你眉來眼去。雖則未曾成就，你卻也不曾決終得他。那道士為思憶你，一病而亡。只為他情癡忒重，所以今生投胎，變成癡子。但他的情根，卻也種得深了。少不得今世要開花結果，今日與你做一場夫妻，也是還債。到緣分了時，自有個散場。你也須索忍耐，休得搬弄神通，惹人猜忌。若有急難，可到鄭州來尋我。」說罷，依舊乘鶴風去了。永兒醒來，一句句都記得在心裏，曉得前緣宿業，倒也心定了。

張院君回家到第二日，一心只牽掛女兒，不知這一夜女兒如何過了。眼兒也一定哭得紅腫了。差兩個養娘去看，回來說道：「歡歡喜喜在那裏。」媽媽不信，連看了幾次，回報都是一般話兒。媽媽嘆口氣，也放下了心，從此不和員外爭嚷。那焦員外夫妻兩口兒，也只怕新婦心中不樂。見他兩個孝順，十分歡喜，自不必說。焦員外又自到胡親家處來稱謝，從此兩家無話。

再說永兒與憨哥雖為夫婦，實則同床千里，憨哥從來不省人事，不來纏老婆。永兒也落得推開，閒常倒懷個可憐之意，冷冷熱熱常照顧他，恰像添了個奶子一般。有時節閉上房門，演弄法術兒頑耍，憨哥默默的看著，只不則聲，所以一向相安無事。荏苒光陰，不覺過了三載。時遇六月間，這一年天氣倍加炎熱。永兒到晚，來堂前叫了安置，與憨哥來天井內乘涼。永兒道：「憨哥！我們好熟麼？」憨哥道：「我們好熟麼？」永兒道：「我和你往一處乘涼，你不要怕。」憨哥道：「我和你一處乘涼，你不要怕。」永兒見憨哥七顛八倒，心中好悶。當夜永兒和憨哥合坐著一條凳子。永兒唸唸有詞，那凳子變做一隻甲冑白額大蟲，背上載著永兒和憨哥從空便起，直到一座城樓上。這座城樓叫做安上大門樓。永兒喝聲：「住！」大蟲在屋脊上便住了。永兒與憨哥道：「這裏好涼麼！」憨哥道：「這裏好涼麼！」兩個乘涼到四更。永兒道：「我們歸去休！」憨哥道：「我們歸去休！」永兒唸唸有詞，只見大蟲從空而起，直到家中天井裏落下，依舊變做凳子。永兒道：「憨哥，我們去睡休！」憨哥道：「我們去睡休！」自此夜為始，永兒和憨哥兩個夜夜騎虎直到安上大門樓屋脊上乘涼，到四更便歸。有詩為證：

白雲洞法大神通，木凳能令變大蟲。

不信試從吳地看，西山跳虎是遺蹤。

忽一日，永兒道：「我們好去乘涼也。」憨哥道：「我們好去乘涼也。」永兒唸唸有詞，凳子變做大蟲，從空便起，直到安上大門樓乘涼。當夜卻沒有風，永兒道：「今日好熱。」拿著一把月樣白紙扇兒在手裏，不住的搖，此時月亮卻有些朦朧。有兩個上宿軍人出來巡城，少不得是張千，李萬。兩個巡了一遍，回到城門樓下。張千猛抬起頭來看月，吃了一驚道：「李萬！你見麼，門樓屋脊上坐著兩個人？」李萬道：「若是人，如何上得去？」張千定睛一看，道：「真是兩個人。」李萬道：「據我看時，只是兩個老鴉。」當夜兩個在屋脊上不住手的把扇搖。李萬道：「若不是老鴉，如何在高處展翅？」張千眼快道：「據我看時，一個像男子，一個像婦人。如今我也不管他是人是鴉，教他吃我一箭！」去那袋內拈弓取箭。搭上箭，拽滿弓，看清只一箭射去，不偏不歪，不歪不正射著憨哥大腿。憨哥大叫一聲，從屋脊上骨碌碌滾將下來，跌得就似爛冬一般。張千、李萬，上前看時，卻是個漢子。幸得不曾跌死，將他縛了。再看上面時，不見了那一個。

至次日早間，解到開封府來。知府陞廳，張千李萬押著憨哥跪下，稟道：「小人兩個是夜巡軍人。昨夜三更時分，巡到安上大門，猛地抬起頭來，見兩個人坐在城樓屋脊上，搖著白紙扇子。彼時月色不甚明亮，約莫一個像男子，一個像婦人。小人等計算，這等高樓，又不見有梯子，如何上得去，必是飛簷走壁的歹人。隨即取弓箭射得這個男子下來，再抬頭看時，那個婦人的卻不見了。今解這個男子在臺下，請相公臺旨。」知府聽罷，對著憨哥問道：「你是什麼樣人？」憨哥也道：「你是什麼樣人？」知府道：「你從實說來，免得吃苦。」憨哥也道：「你從實說來，免得吃苦。」知府大怒，罵道：「這廝可惡，敢是假與我撒瘋！」憨哥也瞪著眼道：「這廝可惡，敢是假與我撒瘋！」滿堂簇擁的人都忍不住笑。知府無可奈何，叫眾人都來廝認，看是那裏地方的人。眾人齊上認了一會，都道：「小人們並不曾認得這個人。」知府存想道：「安上大門城樓壁門樣高，這兩個人如何上得去。就是上得去，那個像婦人的，如何不見下來，卻暗暗地走了。一定那個像婦人的，是個妖精鬼怪，迷著這個男子，到那樓屋上，不提防這廝們射了下來，他自一逕去了。如今看這個人胡言胡語，兀自未醒。但不知這個人姓名家鄉，如何就罷了這頭公事。」尋思了一會，喝道：「且把這個人枷號在通衢十字路口。」看著張千、李萬道：「就著你兩個看守，如有人來與他廝問的，即便拿來見我。」不多時，獄卒取面枷將憨哥枷了。張千、李萬攙扶到十字街口時，鬧動了大街小巷的人，捱肩疊背，爭著來看。

卻說那焦員外家嬾子和丫頭，侵晨送洗臉湯進房裏去，不見憨哥、永兒，吃了一驚，慌忙報與員外媽媽知道。員外媽媽都驚駭了，道：「門不開，戶不開，走那裏去了？」焦員外走出走入，沒做理會處。忽聽得街上的人，三三兩兩說道：「昨夜安上大門城樓屋脊上，有兩個人坐在上面，被巡軍射了一個下來，一個走了。」又有的說道：「如今不見枷在十字路口？」焦員外聽得說，卻似有人推他出門一般，逕走到十字路口，分開眾人，挨上前來看時，卻是自家兒子。便放聲大哭起來，問道：「你怎的走城樓上去，你的娘子在那裏？」張千、李萬見焦員外來問，不由分說，將他橫拖亂扯捉進府門。知府問道：「你姓甚名誰？那枷的是你什麼人？如何直上禁城樓上坐地，意欲幹何歹事，與那逃走婦人有甚緣故，你實實說來，我便恕你。」焦員外躬身跪著道：「小人姓焦名玉，本府人氏。這個枷的是小人的兒子。枉自活了二十多年紀，一毫人事也不曉得。便是穿衣吃飯，動輒要人。人若問他說話時，便依人言語回答，因此取個小名叫做憨哥。小人只是叫他小時伏侍的嬾子看管，雖中門外，一步也不敢放他出來。三年前偶有媒人來與他議親。小人欲待娶妻與他，恐誤了人家女兒。欲待不要與他，小人只生得這個兒子，沒人接續香火。感承本處有個胡浩，不嫌小人兒子蠢蠢把一個女兒叫做胡永兒嫁他。且是生得美貌伶俐。不料昨晚吃了晚飯，雙雙進房去睡，今早門不開，戶不開，小人的兒子並媳婦，都不見了。不知怎地得出門到城樓高處。又不知媳婦如何不見下來，便走得去。」知府喝道：「休得胡說，既是你的兒子媳婦，如何不開門啟戶走得來？媳婦一定是你藏在家中了，快叫他來見我。」焦員外：「小人安分愚民，怎敢說謊，便拷打小人至死，端的屈殺小人！」知府聽他言語真實，更兼憨哥依人說話的模樣又是真的。再差兩個人去拿胡永兒父親來審問，便見下落。公差領了鈞牌，飛也似趕到胡員外家裏來。

卻說胡員外聽得街坊上喧傳這件事，早已知是自家女兒做出來的勾當，害了憨哥，與媽媽正在家暗暗地叫苦。只見兩個差人跑將入來，叫聲「員外有麼！」員外驚得魂不附體，只得出來相見，問道：「有何見諭？」公差道：「奉知府相公嚴命呼喚，請即那步。」胡員外道：「在下並不曾管閒為非，不知有甚事相煩二位喚我？」公差道：「知府相公立等，去則便知分曉。」員外就在鋪內取銀十兩，送與二位：「權當酒飯，沒事回來，再當酬謝。」兩個公差接了銀子，不容轉動推扯出門，逕到府裏。知府正等得心焦，見拿到了胡員外，便把城樓上射下憨哥，次後焦員外說出永兒並憨哥對答不明，要永兒出來審問的情由說了一遍。胡員外只推不知。知府道：「我聞你女兒極是聰明伶俐，女婿這般蠢。必定別有姦夫，做甚不公不法的事。你怕我難為他說出真情，一意藏在家中，反來遮掩。」焦員外跪在那邊插口道：「若在你家，快把他出來，救我兒子性命。」胡員外道：「世上只有男子拐帶女人做事。分明是你把我女兒不知怎的緣故，斷送那裏去了。故意買囑巡軍，只說同在城樓屋脊上，射了一個走了一個。相公在上，城樓在半天中，一般又無梯子，難道這兩人插翅飛上去的。若果同在上面時，怎的瓦也不響，這般逃走得快？女人家須是鞋弓襪小，

巡軍如何趕他不著，眼睜睜的放他到小人家中來躲了？」知府聽他言語，句句說得有理。喝：「把憨哥的父親，與張千李萬俱夾起來！」指著焦員外道：「這事多是你家謀死了他的女兒，卻同張千、李萬設出這般計策，把這瘋癲的兒子做個出門入戶。不如何肯招！」喝將三人重重拷打。兩邊公人一齊動手，打得皮開肉綻，鮮血淋漓。焦員外受苦不過，哀告道：「望相公青天作主，原不曾謀死胡永兒，容小人圖畫永兒面容，情願出三千貫賞錢。只要相公出個海捕文書，關行各府州縣，懸掛麵貌信賞。若永兒端的無消息時，小人情願抵罪。」知府見他三個苦死不招，先自心軟。況兼胡員外也淡淡的，不口緊要人，便道：「這也說得是。」一邊把三個人放了。一邊取憨哥進府，開了枷，併一千人俱討保暫且寧家伺候。又著令焦家圖畫永兒面貌，出了海捕文書各處張掛。有詩為證：

自古公堂冤業多，無如訟口惑人何。

上官比及回心轉，一頓嚴刑已受過。

這四句詩說聽訟之難，假如兩邊說來都是有理，少不得要看那一邊理勝一分的，聽他。及至有恁般理的，未必有恁般事。即如胡員外當堂一番說辯，何等可聽！知府為此將焦玉和巡軍一同提打，誰知都是冤枉。所以坐公堂的，切不可自恃聰察，輕易用刑。

閒話休題，且說那胡永兒見憨哥中箭跌下去了，便口中唸唸有詞，從空便起。獨自個回到家中，想道：「失了憨哥，住在這裏不成了。爹爹媽媽家中，也不好去得，如何是好？想起成親之夜，夢見聖姑姑與我說道：此非你安身之處，若有急難，可來鄭州尋找。現今無處著身，不若去鄭州投奔聖姑姑，看是如何。」

當下穿了幾件隨身衣服，帶了隨法物。依舊跨了凳子，從空而出，直到野地無人處，漸漸下來撇下凳子，獨立一個取路而行。此時天色方明，恰好遇見舊時從他讀書的陳學究先生，陳善。從鄉裏趕早入城，有些事幹。認得是女學生胡永兒，吃了一驚，問道：「賢弟為何獨行至此，爹爹媽媽何在？」永兒道了萬福，答道：「奴家為夫家遭難，隻身逃出，不及對爹媽說知了。」身邊取出一個白土做就光光滑滑的小方枕兒，遞與陳學究道：「有煩師父將此枕兒寄與我家爹媽，聊表掛念。此乃九天遊仙枕，悅人魂夢，枕之百病俱除，師父是必寄去。」陳學究接了在手，問道：「賢弟！如今往那裏去？」胡永兒指著前面：「有個親眷在前面，等我同到他家去。」陳學究抬向前面望時，永兒使個隱身法，忽然不見了。

陳善把眼睛一抹，嘆了一口唾，叫聲「見鬼！」莫非永兒已死，方才精魂出現麼！這泥做的枕兒，分明不是陽間用的。欲待拋棄了，又想道：「他特地寄與爹媽，再三叮嚀。難道是鬼話。我也莫管他真假，便拈去問個信兒，怕他怎的！」便將衣袖裏枕兒，忙忙的走入城來。忽然又想道：「我今日自家還有緊要事件，不得工夫。況且平安街不是順路，帶著枕兒行走，好不方便。」看看走到費將仕門首經過，一個小廝叫道：「陳師父那裏去？」

原來陳善也曾在費家教授過來，這小廝正是舊時學童。陳學究便把枕兒遞與他道：「這東西權寄你處，今日忙些個，明日來取，就順便來看將仕。」說罷自去了。

學童看著這土做的枕兒，也不在意。帶進宅裏，就撇在耳房中自家睡的鋪上。早飯後費將仕出去拜客，書童沒些事，到鋪上去睡覺，見枕兒方便，就用著他。也是這小廝夙世有緣，好個九天遊仙枕，多少王侯貴戚，目不曾見，耳不曾聞，倒是他試法受用。正是：

黃梁猶未熟，一夢到華胥。

學童正在熟睡之際，有與他一般樣的兩個小廝，來尋學童同打陞官圖耍子。尋到耳房裏，見他齁齁的睡著。一個便去抓腳心，一個去撚個紙條兒，弄進他鼻孔底去。只見學童一連幾個噴嚏，似風邪般舞將起來，亂嚷道：「好快活！好快活！」兩個小廝每人擰了一隻耳朵，喚他醒了，問道：「什末快活？」學童道：「我才去睡，忽見枕牆上兩扇門開。異香撲鼻，一班女樂吹彈而出。個個有月貌花容，迎我去仙界遊玩。轉步之間，果然仙山，仙水，仙花，仙鳥，景致非常。一個仙女執壺，又一個把盞，連勸我仙酒三杯。第三杯還不曾吃乾，被你們囉哩醒了！」一個道：「我不信！我不信！」一個便去搶那枕兒在手。看時，只見一邊枕牆上，泥金塗寫九天遊仙枕五字。那一邊畫成兩扇門兒，上面橫個牌額寫仙界二字。看看仔細，方知所夢乃此枕之故。一個道：「不知你是真是假，今夜把這枕兒，我拿去也睡一夜，看有夢也沒有。」那一個道：「不要偏枯了！大家受用受用，上半夜是你，下半夜是我。」